蛇年春联

云南省楹联学会供稿

其一
白象迎宾,滇海鸥飞如瑞雪;
金蛇献宝,云山花暖报新春。
横批:滇池春晖

其二
白鸟奋飞,书成云岭春光赋;
金蛇狂舞,演绎滇池贺岁图。
横批:云岭春瑞

——朱籍

龙年常送佳音到;
蛇岁多携好运来。
横批:岁运呈祥

——杨德云

龙腾四海争圆梦;
马跃九州齐建功。
横批:龙马精神

——王劲松

龙吟金曲,山舞银蛇,
七彩祥云春绚丽;
国享泰年,民安盛世,
一堂和气语从容。
横批:祥春盛景

——陈丽荣

水土相宜,涵诗养画千秋祚;
天人互动,转斗移星万户春。
横批:天泽春熙

——孙道雄

大政归心,春擎彩笔山河美;
小龙盘福,鹊喷桃枝岁月新。
横批:春福焕新

——胡洪斌

龙辞旧岁年年好;
梅唤新春屑屑欣。
横批:岁序焕彩

——徐培钟

提笔书春传吉语;
隔屏贺岁拜新年。
横批:春屏贺岁

——李嫦莉

梅柳捎来春信息,
龙蛇接续大文章。
横批:春续华章

如蛇乙巳蜿蜒进,
似马春风浩荡来。
横批:年景呈祥

——廖智慧

瑞雪迎春梅作伴;
诗风入户福临门。
横批:瑞景春临

门书福字家家福;
户纳春风事事春。
横批:福满春风

——马朝中

岁月如歌,千古文章承一脉;
春秋似锦,百年好梦慰三生。
横批:岁梦承春

——李春

盛世龙归添百福;
丰年蛇舞壮三春。
横批:蛇岁瑞丰

大地迎新添瑞气;
小龙赐福送华春。
横批:春满福临

——胡明春

龙吟华夏旧年去;
蛇舞神州新岁来。
横批:龙蛇焕春

——禹德亮

紫燕衔来春富贵;
金蛇舞出好年华。
横批:春舞华年

金蛇报福财门喜;
紫燕迎春富贵生。
横批:瑞气盈门

——何德强

吐信金蛇盘福至;
报春紫燕绕梁飞。
横批:金蛇报春

——黄开翠

全会兆蛇年,政惠古城添百福;
阳春施国计,富赢实力旺千秋。
横批:政惠春荣

——杨忠国

龙舞山河,瑞气盈门迎福到;
蛇行祥瑞,春风入户送安来。
横批:瑞祥春安

——杨天波

时光记忆

和德海

时光,无比柔软,记忆的长河沉淀着生命中曾经的过往。行走在流逝着的岁月里,遇见的都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感人故事。2024年立冬时节,一位75岁的名叫陈守兰的老人,把她父亲生前留下的两件珍贵民族文物——“独龙族传统藤箩”“独龙族传统麻线网包”,捐赠给云南民族博物馆收藏。

时光追溯到70年前,陈守兰的父亲陈世凤响应“支援边疆、建设怒江”的号召,从师宗县来到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与各民族群众一起建设怒江。陈世凤直到离休后才返回老家师宗安享晚年。

陈守兰是陈世凤的小女儿,1960年,她随父亲进了怒江,并与父亲在怒江生活了许多年。一提及怒江,陈守兰就跟她的父亲一样,心里怀着特别的情感。她对怒江的一草一木以及风土人情如数家珍,特别是说到“独龙族传统藤箩”“独龙族传统麻线网包”的制作过程,更是熟悉于心。

独龙族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聚居于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西北部中缅边境的独龙江流域,而独龙族挎包是独龙族人民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件。陈守兰老人捐献的两件珍贵民族文物,是她父亲陈世凤离休回老家师宗县时,带回去收藏至今的。屈指一算,这两件文物离开故土已经数十年,可以称得上是“老物件”“老游子”了。

最美的年华深处掩映着多少难忘的过往。年少时,那些唱过的歌、走过的路都随着时光而流逝了,曾经深爱过的人,如今早已不在灯火阑珊处……日历翻到1958年,时任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政府办公室秘书科科长的陈世凤参加了民族工作队,与另外6名干部主动要求到最边远、最贫穷、最落后、最封闭的独龙江流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他们融入了当地各民族群众的生活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陈世凤为了探寻水晶矿和铁矿,南北往返,风餐露宿,穿梭在独龙江流域。他与群众一起攀悬崖、爬天梯、过篾溜、住岩房、吃野粮。陈世凤还两次登上高黎贡山最高的嘎娃嘎普雪山探矿。第二次进山,他一个人在山上度过7天,因断炊陷入险境,后来在挖贝母的老乡的帮助下才脱离了险境。探矿结束后,陈世凤没有回独龙江南端的孟当村,而是直接在迪政当村住了下来,与当地群众同甘共苦。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摇曳了多少淡淡的喜悦与忧伤。在这艰辛的岁月里,陈世凤时时处处得到独龙族群众的关心与帮助。比如在找矿途中,老乡帮他背行囊,还不时提醒他脚下的危险。晚上住到独龙族群众家里,老乡生活再困苦也总会把最好的食物拿出来款待他。虽说带路到嘎娃嘎普雪山的猎人邦格鲁与陈世凤相处只有短短10余天,分别时双方都依依不舍。过溜索时,邦格鲁总要选最好的溜棒给陈世凤。溜索一旦不安全,迪政当村民密东普的母亲就不让陈世凤到江对岸去劳动……陈世凤在独龙江畔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转眼就是一年多。他尽自己的所能回馈独龙族人民,为独龙族群众服务,教群众读书识字,带领群众搞生产样板示范,改变居住环境,传授先进生产方式。他们相互融合在一起,都视对方为亲人。因为有这样的鱼水情深,陈世凤在1959年6月离开时,将自己在独龙江畔用过的独龙族传统藤箩、独龙族传统麻线网包作为念想,带出了独龙江。陈世凤回到知子罗,工作、学习、生活,光阴荏苒,直到他从怒江建设银行行长的岗位上离休回老家,他也把“老物件”带在身边。1996年12月,陈世凤在老家因病去世,他生前留下的“老物件”也由小女儿陈守兰作为怀念父亲的念想而珍藏着。

陈守兰是在怒江生活、长大的孩子。早年进怒江知子罗时,她就看见过她父亲挂在宿舍房门背后的这两个藤箩与麻线网包。后来知道了它们来自独龙江,但老物件因时光与人情而装满的故事,她却不得而知。

时间可以让深邃的东西越来越厚重,也可以让闪光的东西越来越温暖。当时的陈守兰只是将老物件当做是父亲回忆往昔的信物,因为父亲很爱惜它们。其实,独龙族传统麻线网包在现在的日常生活里用处已不大。直到有一次闲聊,父亲主动跟她谈及这“老物件”的过往。父亲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让陈守兰惊叹、感动,也让她明白老物件的珍贵。曾经的生活十分困苦拮据,时常搬家的父亲宁可扔了别的东西,也不愿丢弃这两个独龙族挎包。数十年来,父亲一直把这最普通不过的“老物件”珍藏着。

岁月告诉我们,爱必须与时日一起成长,最好的念想是在时光最深处!其实,陈守兰真正理解和读懂父亲对这两个“老物件”所饱含的深情,是在父亲去世25年后。那是2021年,这一年陈守兰的母亲刚好100岁,并成为“百岁红嫂”之一:陈守兰家冒着生命危险守护三名边纵队员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也是在这一年,陈守兰开始誊抄和整理她父亲在独龙江期间记的日记。在反复辨别、校对、核实的过程中,陈守兰随着父亲的心路,回到了那段艰辛岁月。那些有关的地名、人名、情景、人事都跃然纸上;那些父亲走过的地方——黑凹地、孟当、巴坡、孔当、迪政当等村名、山名自然地活跃在墨香里;那些与父亲在独龙江乡有过生命交集的人——孔志清、白丽珍、杨世荣、布南、邦格鲁、密东普、李春山在脑海里一一鲜活起来。

陈守兰通过整理她父亲的“独龙江日记”,读懂了“老物件”珍藏着的时光记忆。她将民族文物捐献而出,也是想让更多人也读到、读懂独龙族挎包里感人的故事,以及支边干部对怒江各族人民的深情厚谊和为民担当的真挚情怀。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句话:我们行走在流逝的岁月里,时光越老,人心越淡。现已步入老年的陈守兰女士决定将这两件见证着边疆今昔、鱼水情深的文物捐赠给云南民族博物馆永久收藏,意义可想而知。岁月静好,时光的记忆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文物里深藏的民族发展史。

老物件,早已将时光定格在记忆的最深处。

一声花鼓壮征程

陶园园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的土地上,曾战火纷飞、烽烟四起、号角声声。铮铮铁骨的壮士们铁血盟誓、死守河山。儿女们擂鼓为将士壮行,声声激荡、震彻云霄。

如今,昔日的战场绿意盎然。在磨皮村头,鼓声再次响起,不再是战鼓,而是舞鼓,带着和平的韵律。烽火远去,狼烟味依旧萦绕在空气中,仿佛还能听到铁马冰河的回响,千重万重,诉说着曾经的壮美。这片土地上,每一个生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续写着历史的传奇。

磨皮花鼓舞是流传于云南省新平县平甸乡磨皮村及周边村寨的一种彝族传统舞蹈,起源于彝族先民的战争经历,据说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传承。磨皮花鼓舞的表演分为男队和女队,男队称为兵器队,手持大刀、钩镰、双刀、水火棍、二节棒、叉戟等兵器;女队则为花鼓队,身背花鼓、手执鼓棒。表演时,舞者们在一名头插白鹇翎、手持雉鸡尾的男子引领下,随着锣锣、大鼓、腰鼓等打击乐器的伴奏进行舞蹈。

彝语称跳鼓为“热波比”。彝文古籍《白勒苏》绘有“冉比查”的彩图;《新平县志》分别在民族、文化和体育的章节描述,显现其具有祭祀性、表演性、体育运动性等特征。

舞蹈的套路丰富,包含了出征、设阵、围敌、拼杀、驱敌、凯旋、欢庆等场面,整个舞蹈威武雄健、气势磅礴,再现了磨盘山彝族祖先保卫家乡、英勇作战的情景。磨皮花鼓舞在2013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

来到群山间云雾缭绕的磨皮村,沿山路拾级而上,远远就听到了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的鼓声。像是从地心传来的呼唤,鼓声引领人们走进了磨皮村的心脏。随着鼓声渐近,舞者的身影在广场上跃动,充满了原始的力量和生命的活力。

一位老者,身着深褐色的长袍,腰间束着一条鲜艳的红色腰带,手持一根长棍,棍顶扎着白色的鹇翎和箐鸡尾,那是领舞的标志。他的脸上皱纹很深,眼中却闪烁着火焰一般的热烈。他将长棍高高举起,随即,一声浑厚的牛角号声划破了宁静。

男舞者们手持兵器,动作间透露着力量与决断。大刀舞动时,刀光闪烁;双刀交替,仿佛两条银蛇在空中飞舞;二节棍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发出呼呼的风声。他们的动作模拟着战斗的情景。女舞者们则身背花鼓,腰系红绸,舞步轻盈而充满韵律,击鼓的节奏与心跳同步。红绸随着她们的舞动在空中飘扬,如同火焰在风中飞舞。

磨皮花鼓舞的舞者们通过肢体,向观众诉说着山川岁月的历史,诉说着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在他们的舞步中,战争的残酷与人民的坚韧交织在一起。在鼓声中,历史的回声响起,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英魂仿佛在呼唤。随着舞蹈的进行,时空仿佛穿越,观众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看到彝族的战士们在烽火中冲锋陷阵,感受到他们在胜利后的喜悦。

战鼓的历史同样深厚。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时期,战鼓最初以敲击石块的响声和呐喊声调作为进攻和撤退的命令。到了周代,战鼓的雏形基本形成,成为指挥战斗、鼓舞士气、统一行动的重要工具。《诗经·大雅》曾记载“申伯信迈,王饯于眉”,描述了周武王在出征前以击鼓为申伯送行,这为战鼓的形成和发展赋予了基本内涵。从此,战鼓广泛运用于战争中。

三国时代,眉县斜峪关是魏蜀交兵的古战场,诸葛亮六出祁山时,利用击鼓声东击西,迷惑魏军,最终取得胜利,著名的火烧葫芦峪故事如今仍在当地流传。战鼓在战争中的作用愈显重要,成为鼓舞士气、振奋精神、杀敌取胜的重要手段。近现代战争中,战鼓被军号所替代,进入和平年代,战鼓演化为一种民间娱乐形式,但仍保持着战争原始的特点和风格,剽悍威武,强劲豪放。

在磨皮村,花鼓舞是这片土地上每一个生命的缩影。它承载着彝族人民的历史与精神,犹如那剑气凌霄、风骨长存,诗篇不老。在这个呼唤和平的时代,新平人民将那份侠骨柔情化为鼓声,铿锵有力,流露出昂扬与潇洒,沉浸于疏朗与辽阔。正是这份传承,让磨皮花鼓舞在岁月中愈显珍贵。

犀鸟重返绿美盈江

夏阳

匿迹很久的犀鸟,飞回来了。石梯村的雨林,成为同时有三种犀鸟稳定繁殖的地方。

一直以来,生活在这里的景颇族和德昂族人民,把犀鸟视为吉祥鸟。景颇山寨的山门村墙,目瑙纵歌舞场的墙壁绘画和雕塑中,都有犀鸟形象。

犀鸟长相奇特,头顶金黄或血红的头盔,“盔突”鲜亮如宝冠。盔突下颜色鲜艳的喙长且弯曲、硬且锋利,这让形巨体硕的犀鸟,像一只只佩剑的鸟将军。犀鸟展翼过一米,毛色斑斓油亮,羽毛的色彩以黑白黄为主,当其遨游雨林,如掠过一阵色彩的风,艳丽得让一山的绿色,骤然鲜活。

更让人心动的,是犀鸟的习性,如其品质。犀鸟对爱忠贞,一旦择偶,便相约“白首到老”。倘若伴侣不幸离世,余者绝飞绝食。在寂静的林间,绝飞绝食的犀鸟啼声撕心裂肺,郁郁至终。每至育雏时节,犀鸟会寻遍林区筑巢。巢穴用泥和混合物封闭洞口,仅剩一小条递食的缝隙。雌鸟将在幽暗的洞穴,育雏三月。孵鸟后出洞,雌鸟羽毛脱落,瘦骨嶙峋,无力飞行。而雄鸟,穿林觅食,每日往返十余趟,也是精疲力竭。

犀鸟的不渝和守责,让观鸟人长叹。

如今,犀鸟回来了,回到了石梯村。

盈江县石梯村,曾藏于深山。这里曾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出境通道,从这里可入缅甸、印度。旧时,沿途多绝崖,古道上的商队,在悬壁开凿石梯,村庄故而得名。地处莽林深处,人背马驮,晴通雨阻,石梯村困苦百年。人们刀耕火种,曾以狩猎为生。石梯村外郁郁苍苍的森林,曾有许多珍禽异兽。长久以来,犀鸟生活的这片雨林,后来生态破坏严重,犀鸟销声匿迹。那时,不只是犀鸟,整个盈江森林里的鸟,几乎都被“打败”了。体形巨大、鲜艳醒目的犀鸟,焉能安存。

犀鸟习性胆小、脆弱,选择活动区域苛刻。犀鸟头骨制品可获暴利,在许多国家,犀鸟被长期追猎。它们敏感,总是奔逃。有一丁点异响,便振翅迁徙。而今,历经苦难的犀鸟飞回来了,悠然展翅雨林间。

2015年,巡山的石梯村村民听到林子上空有“噼噼啪啪”的声音。声音响亮,让人心惊。举头搜寻,一只色泽艳丽、体形硕大的巨鸟,展着翅膀,在金色阳光下,留下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村民惊奇、兴奋,然后猜疑:难道,这就是先民们一直传说的鸟王,那早已绝迹的犀鸟?许多年了,这山里没有再见过犀鸟的踪影啊。

于是,村民们在这片广袤的深山老林,满山搜寻,终于寻见3个犀鸟巢。村民雀跃,欢天喜地。欣喜,震撼了沉寂山林,震醒了人们冰冷的心。

石梯村一下子声名远扬,成为了中国唯一的犀鸟谷。人们很快发现,犀鸟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变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县城通往石梯村的百里硬化路修通了,犀鸟谷建成了40多个鸟类监测点,建立了智慧在线观测系统。观鸟点和民宿客栈,像一个个巢穴,摄影师们都带着长如犀鸟喙的照相机。每年举办的“中国盈江国际观鸟节”,广邀国内外爱鸟者,相聚犀鸟谷。为观犀鸟,云山深处,观者如云。拥入森林之人,众如潮水。石梯村,这个原始森林中的村落,荣获了“中国犀鸟谷”和“中国的观鸟圣地”美誉。2021年,犀鸟从二级保护动物升至一级。犀鸟,成为了盈江的“地理标志”。

每年三月,当犀鸟谷进入观鸟旺季。成千上万国内观鸟者,如一群群斑斓彩蝶,从北京、海南,从中国的东南西北,寻鸟而来。犀鸟谷,吸引着世界目光,相继有美、英、法、澳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爱鸟人,飞越千山万水,满身风尘踏进犀鸟谷。这些眼睛肤色不同的他乡之人,总是带着欣喜,久久凝望这片百鸟纷飞的翠林。

犀鸟的回归,还改变了石梯村人的内心。

当我漫步在石梯村,想起曾经的石梯村,感慨不已。这里变化最大的,是人们的笑容和生态意识的转变。犀鸟飞来后,全村人绽放出了清新笑容,如山岭上的一朵朵野花。

犀鸟来来往往,见证着这片雨林和村庄的今昔。

在犀鸟谷最美的时候,或许我们应该这样思考:明天,犀鸟会飞向哪里。

时间在沃土中蔓延(组诗)

鸽子

看山

有雨,有雾
我放牧到山里的目光
朦胧,湿润,略带
显山露水的娇羞和焦渴
有光,有亮
山频繁出入梦乡
悠闲,缓慢,弥漫
天赐的喜悦、慈悲
像一条大河波浪宽
在红河,面山居两日
没见到山的真面目
山却看透了我
现在,回城已三天
心底的绿水携着隐隐青山
日夜激荡奔流
替我言说出念想中的爱和热爱

去西双版纳

去西双版纳,认识众多奇妙的植物动物
把大象北上孔雀南飞的故事一讲再讲
去西双版纳,和各族的姐妹兄弟
把掏心掏肺的米酒一喝再喝
把不染尘埃的情歌一唱再唱
去西双版纳,走完边境看完口岸
把日子的厚痂伤疤和围墙削平铲除
去西双版纳,让炙热的阳光汹涌的江水
把流浪的星星迷途月光还给心
去西双版纳,把想见的人见一遍
把丢失的梦今生的愿喊回家
去西双版纳,让词语全部长出翅膀张开嘴巴
任何的抒情和叙事都会得到包容
去西双版纳,在青丝的早晨去暮雪的黄昏去
在黄金白银时代青钢黑铁的时代去
去西双版纳,就是把想去变成去西双版纳
把一次去变成一次又一次去

时间在沃土中蔓延

屏住呼吸,阳光钉子一样钉住我
轻轻经过四百余枚恐龙脚迹化石
我的脑海里是聂鲁达的诗句
『时间在沃土中蔓延』,并把一种伟大的力量
悄悄传递给我
我忍不住把脚踩入恐龙足迹
哦,时间在沃土中蔓延
我的诗歌将在这里受孕
高原在上,红土在下,恐龙山在眼前
阳光浩荡,像起伏的箭茅草
我们都仅仅只是大地的组成部分
我们都仅仅只是大地上的烟云草木

春天的怒江

春天的怒江,像收起翅膀的苍鹰
或假寐如羔羊的黑豹
从桥上看下去:深蓝,舒缓
兼有曲曲折折的婉约,温柔
木棉花如火如荼,大小石头错落布阵
那枚高高在上的石月亮:严肃,活泼
像彻夜向往人间的眼眸
是谁家祖先打水漂飞上天宇的石子
展开层层叠叠卷曲的心
沿江继续前行
我的上游即下游,前路也是归途
像春天的怒江不动声色
但春色辽阔且无边